別紀補遺序

蘇黄米蔡宋稱四名家者也遺言佳事傳播後世未可僂指王長公有東坡外紀矣范長康有襄陽志林矣端明之德行與夫書法之工政事之異名與三公鴈行但恨遺稿散逸不得其傳予生同桑梓夙負恭敬之念廼蒐厥陳言彙爲別紀自世系本傳以及荔譜茶錄分門別類爲卷十二公之生平悉其大都至與六一先生侃侃立朝號慶暦四諫其風稜凜乎不可犯千載猶有生氣別紀瑣屑又不足以盡公萬一

也近聞亦有作黃豫章志林者余之別紀其可已乎
若曰端明藎臣則吾豈敢

萬曆己酉春日後學徐𤊹與公題

余曩見弇州先生所輯蘇長公外紀竊歎如黃如米
如蔡三家者皆不可闕嗣聞黃米二公亦有志林而
忠惠公竟寥寥也暇思采摭遺事以成四家盛美愧
考索既薄復半羈于經生帖括不遑及此亡何余友
徐興公輯之名曰蔡端明別紀間以相示余不勝其
愉快也夫古之名流高品其德行政事文章雖昭昭

史册而膚學者迺侈談漢晉以前人物遽至于宋一切畧之矣故公雖閩人而居人過客不經楓亭道溫陵者猶未知有路旁之墓橋左之祠也諸好事家輒稱其荔譜茶錄及數紙遺墨于世試叩以德行政事文章輒相顧自失誰能旁蒐獵祕彙成一書俾五百年之遠披閱如見乎公集古律詩三百七十首奏議六十四首雜文五百八十四首昔王龜齡刻而序之與公復殫厥力采掇遺文錄于別載其得與別紀並傳不朽與公固端明之功臣也豫章璩君攟拾長公

事以足外紀曰逸編則是書也與公引其始將來必有如璩君者爲公竟其全矣

萬曆已酉秋日懷安馬欻季聲撰

宋蔡忠惠先生閩產也而宦於閩最久蓋嘗再知福州一知泉州一爲轉運使所至興利除病政敎敷暢而流風餘韻至今村甿婦孺猶能道說之也先生立朝忠孝大節具在史乘乃其軼詩時見於他書手神執度爲世隆尚千載之下猶想見其爲人云先生曾譜荔枝吾舅徐興公因之而成通譜私心謂異代有

知已也因而蒐剔載籍旁及猥稗摭其行事而論次之取裁於蘇之外紀米之志林釐爲十則而以荔譜茶錄附焉迹而不作文獻犂然夫士顧所竪立謂何耳茍其懿行芳躅足以流聲百代即稗言瑣事皆附之而不朽以先生之風流文采才名志節便當頡頏眉山而端方俊整似或過之至於吟賞高標毫楮剩技與夫方外流攬之踪色香意興之寄不過其尺度之餘而豈襄陽所敢望哉先生有集向行於世自莆陽兵燹之後梨棗爲灰余足跡半天下覔之不得也

興公是編出四方同志之士或有讀而會心因而出壁閒之藏發帳中之祕者不佞將拜而受之

萬曆庚戌秋日晉安謝肇淛撰

聞細人之行若閱枯魚見一鯢輒欲吐棄聞君子之行若覩珍奇於武庫惟恐其將盡余讀黃憲列傳每恨范曄搜羅不廣不能盡叔度之爲人劉向少慕東方朔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朔固通儒足喜向亦好善若渴博聞君子哉蔡君謨朗節瓌才爲宋名臣而旁游於蕪穢顯名今昔揮麈操觚之士多稱

之獨以貢茶爲儒者不滿然君謨固癖於茶者至老
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野芹曝背之敬遂不覺與丁
謂異情同行蓋亦觀過知仁矣管宄者徒以名字賞
譽風聽者又以他人怪誕事附之余友徐興公蘊藉
二酉無所不覽嘗彙君謨三百七十餘事其目有十
興公博踰王儉余即有意爲陸澄無以復加也第謂
君謨詩文三十六卷今存者獨數十篇與貢茶錄荔
枝譜耳於是乃終以譜錄而詩文則別爲集焉荔枝
閩產也興公嘗續譜之視君謨尤詳君謨有茶癖而

興公有書癖薄飲食節衣服盡以其贏購書書克棟宇過於生產日夕手一編煮武夷北苑名茶且飲且讀何減君謨風致是編也眞如子政之博訪滑稽生不類蔚宗之傳牛醫兒者矣

萬曆庚戌冬日侯官陳鳴鶴書于柯山之泡菴

蔡公以文章氣節著於仁英兩朝與歐陽文忠友善文忠評其文清遒粹美舉世寶之王龜齡先生謂後之人雖有善文辭好議論者莫能改是評也其集凡三十六卷龜齡守泉日刻於學宮自南渡後屢遭兵

燹遂湮沒不傳只荔枝譜茶錄二卷行於世晉安徐
興公謝在杭好古君子也徧搜遺稿不可得與公姑
摭公遺事刻爲別紀在杭爲水部時意秘府中有之
因濟隨福唐相公入閣翻閱但檢得其書目而無其
書僅抄劉後村集三十册以歸則知蔡集不存已五
百餘年矣近盧觀察鉉卿忽得抄本于豫章喻氏雖
錯雜無首尾如千年神劒一旦出獄卽土花繡澀光
芒動世鉉卿授其本於儆門人宋珏令讐較分緝將
梓之於莆未幾而陳四游刻於南昌蔡五嶽刻於溫

陵皆依喻氏本任其錯雜不遑叅訂也宋生抱善本入金陵將依向歲歐陽四門黃侍御二集故事而摶沙作塔竟不能成遂請先刻詩集全編及別紀補遺二冊以公海內同好且以伸五百餘年湮沒不彰之氣詩集既分體編輯復附入諸公和韻之作而別紀搜括諸書殆無剩義比與公創始不啻倍之是集出不獨補吾閩之缺典寔以表宇內之奇觀予甚壯焉而因述其所以再刻別紀之意如此

清漳蔣孟育道力題

別紀補遺目錄

卷上

志行

凡九則

政術

凡二十五則

書法

凡一百三十七則

卷下

談藪

凡四十五則

鑒賞

凡二十五則

茶事

凡三十二則

荔品

凡一十六則

恩遇

凡九則

遺蹟

凡二十八則

述異

凡一十五則

逸編

凡三十一則

徐興公刻別紀十卷盖惜蔡集之不傳而寓

存羊求野意耳迨後集出莆陽宋比玉乃取

興公別紀參訪稽訂不遺餘力於集之訛有刪之所缺補之去本傳而載逸編以荔品茶錄分爲二卷額曰別紀補遺較徐本更精矣余藏是集十餘年以乃邇藐邨鶴邨蔡二先生同心同好購忠惠集善本經營授梓遂於集後刻別紀補遺附焉庶幾無重複散佚之病云後之敬桑梓而仰高山者能無流溼就燥之思哉　晉江徐居敬簡之謹記

別紀補遺目錄終

宋蔡忠惠公別紀補遺卷之上

明
晉安徐　𤊹興公初編
莆陽宋　珏比玉增補

清
裔孫　仕朏詒霞甫
　　　廷魁經五甫　校梓

志行

蔡端明襄與屯田員外郎劉异約婚厥後端明登禁從而屯田既沒家益落劉世爲福州倅官人端明出知福州就尋前約其家力以非偶爲辭端明曰古人

挂劍尚有心許吾與劉君氣誼相求兩家之好雖在髫齔媒娉未行然一言豈可食耶今其所不足者不過謂奩具耳凡女家資遣乃悉自爲治辦遂使其子句受室以歸 端明遺事

宋人論歐公長于文學蔡公長于政事葢其天性然也然襄豈徒所在而治爲世吏表哉矯矯登朝俱直引是非當仁宗時不書溫成后父碑封駁除授非人其執如此竟不究其用而累葉載德世稱名族彼蔡京非公鴈行輩耶久據相位未幾覆敗澌盡子孫且

恥稱之矣君子禔身可不愼歟興化志
蔡端明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作三諫官詩才名表表
亦因以預增置四諫之一權幸畏斂裨益爲多唐介
論文潞公罷公獨論其忠呂景初等論梁丞相罷公
不草其制其升也或推之其墜也或援之公又諫官
之都護歟一不勝于陳執中執中旣相公遂斂惠福
州興經術禁浮圖巫妖蠱毒之患爲絕其後治開封
治三司皆號精明惟知泉州罪章拱之卒爲士論所
少豈朝端風采施之外服或過耶然公能文章尤工

予書不肯爲仁宗寫溫成碑此其介然于中者何如
也　宋名臣言行錄

景祐中范文正公黜知饒州余靖尹洙以論救各坐
貶歐陽修貽書責高若訥不能辨其非辜若訥大怒
繳其書修降夷陵令蔡襄因作四賢一不肖詩傳播
中外永叔復與師魯書曰五六十年來此輩沈默畏
怖在世間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爲驚
怪　浪齋便錄

帝初召夏竦爲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竦不忠

王拱辰亦言竦經略無功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舉其說帝乃悟襄有退邪進賢良醫之喻 綱目

朱晦翁跋蔡端明獻壽儀云蔡忠惠公書蹟徧天下而此帖獨未布今歲南來始得見于其來孫誼之家乃知昔之君子所以事其親者如此其愛且敬也孤露餘生無所爲孝捧玩摧咽不能仰視遂請其眞本摹而刻之以視世之爲人子者庶以廣蔡公永錫爾類之志非獨以其字畫之精而已然又偶得善工且屬諸生黃榦臨視知書者亦以爲不失用筆之微意

云紹熙庚戌臘月既望丹陽朱熹書于漳浦郡齋　朱子大全

蔡君謨弟君山爲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爲館閣校勘君山數往來其兄家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享年二十八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爲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乎乃爲之銘　歐陽文集

陳烈先生㓜嘗與蔡君謨同研席後君謨鎭福唐勵精爲郡嚴肅吏治毫髮不容合境大化一日先生往見焉維舟亭下聞公之嚴察不往謁留詩曰溪山龍虎盤溪水鼓角喧中宵鄉夢破六月夜衾寒風雨生殘樹蛟螭喜怒瀾殷勤祝舟子移棹過前灘庭吏錄詩以呈公公見遽命以記謝過曰先生旣以詩誨之不若耳提面敎之也先生竟去公爲之霽威興化府志

歐陽公與謝景山書云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衒長而恥短則是

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然君謨旣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歐陽文忠集

政術

慶曆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爲諫官時謂四諫四人者力引石介而執政亦欲從之時范仲淹爲叅知政事獨謂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爲奇異若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咈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東軒筆錄

杜正獻公爲相蔡君謨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仁宗

云卿等審欲得郡當具所欲乞奏來於是蔡除福州之翰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爲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以中書及爲相中書事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也　浪齋便錄

始蔡襄爲諫官宰臣晏殊罷政因薦富弼代殊仁宗怒以爲進用宰相臣下不宜有所指陳遂相陳執中

既極言不聽則相與求罷爲外官時杜衍奏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不得請遂自陳上曰卿等言一不聽則求去令朕有逐言者名自爲計則善也襄亦以養親爲言先是襄嘗乞告至莆田迎親而親不果來至是上乃曰卿昨迎親不來何不遂留侍養襄皇恐不能對孫甫徐進曰襄所以辭親遠來事陛下者冀萬一有裨補今言既不行襄是以須却思歸 南豐雜志

辨蔡襄異議三司使給事中蔡襄除端明殿學士尚

書禮部侍郎知杭州初上自濮邸立爲皇子中外欣然無間言既卽位以服藥故慈壽垂簾聽政嘗爲中書言仁宗旣立皇子因追思鄂王等悲傷涕泣宦官宮妾爭相熒惑而近臣亦有異議者可怪者一二知名人也因言執政數人不顧家族以定社稷之計而小人幾壞大事又云近臣文字只在先帝臥床頭近日已于燒錢爐內焚之矣然莫知爲誰也中書不敢問其姓名但唯唯而退已而外人亦稍稍言蔡襄嘗有議論而莫知虛實既而上疾愈親政數問襄如何

人一日因其請朝假上變色謂中書曰三司掌天下錢穀事務繁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別用人韓公已下共奏曰三司事無缺失罷之無名今更求一人材識名望過襄者亦未有修奏曰襄每年八十餘多病況只是請朝假不趁起居耳日高後便却入省亦不廢事然每奏事語及三司未嘗不變色襄亦不自安見上必厲色詰責其職事其後諒祚攻刼涇原西邊日有事宜上遂督中書以邊事將興軍須未備三司當早選人韓公等初尚揮上意不回因

奏待其陳乞可以除移初傳者多端或云上在慶寧已聞蔡異議或云上入宮後親見奏牘尚在至是因蔡陳乞罷劉子韓公遂質于上上曰內中不見文字然在慶寧即已聞之韓公曰事出曖昧若虛實未明乞更審察苟令襄以飛語獲罪則今後小人可以搆害善人人難立矣曾公曰京師從來善造謗議一人造虛而衆人傳之便以爲實前世以疑似之言陷害忠良者非惟臣下被禍兼與國家爲患修曰陛下以爲此事果有果無上曰雖不見其文字亦不能保其

必無修曰疑似之謗不惟無迹可尋就令迹狀分明猶須更辨眞僞只如先朝夏竦欲害富弼撰廢立詔草賴仁宗聖明弼得保全又如臣至和末丁母憂服闋初至闕下小人中有嫉忌臣者僞撰臣乞沙汰內官奏稿傳布中外家家有之內臣無不切齒只判銓得六日爲內臣楊永德以差船事罷知同州亦賴仁宗保全未久知其無罪遽却留任至今以此而言就令有文字猶須更辨眞僞況此無迹狀陛下幸不致疑韓曾又各進說上曰數家各有骨肉意謂異議若行則執政被

禍又曰造謗者因甚不及他人據此似聖意未解也

歐陽文集

襄爲閩漕日禁絶蓄蠱甚嚴凡破數百家自後稍息八年仁宗閱福建奏獄多以蠱毒殺人者福建醫工林士元能以藥下遂詔錄其方又令太醫集方法之善治蠱毒者爲一編命叅知政事杜履爲序頒之嘉祐六年郡守范師道乃牒諸縣各以其方雕板揭于縣門今碑猶存云應中蠱毒不拘年代遠近先煮雞子一枚將銀釵一隻及熟雞子内口含之待一飯久

取出釵及雞子俱黑色是中毒也可用一方五倍子
三兩木香丁香各一十文甘草三寸一半炮出火毒
一半生用糯米二十粒輕粉三分硫黃末一錢重麝
香一十文右八味入小砂瓶內用水十分同煎七分
通口服須平旦仰臥令頭高其藥須三度上來鬭心
即不得動如吐出則用桶盛之若魚脬類乃是惡物
吐後用茶一盞以止如瀉亦不妨瀉後用白粥補忌
生冷油膩鮮醬十日後服後藥解毒丸三二丸補之
更服和氣湯散十餘日平服解毒丸者如人中毒十

日以前則此藥可療五焙子半斤甑中蒸炮令熟丁香三兩焙黃焦色頭知子半斤一半蒸令熟一半焙令黃色木香三兩一半炮令黃色一半焙過麝香三文甘草二兩一半炮黃色一半生用水銀粉一盂子朱砂一兩細研爲末右八件擣羅爲細末用陳米爛飯爲丸如彈子大用藥時研令細同酒一盞溫服紹興二年秋連江古田民有查佐等蓄蠱殺人其家來訴張守爲帥依條斷遣仍榜十二縣委保正副結五家爲保互相覺察知而不糾其罪與均仍須勅令賞

格散榜要處　八閩通志

慶曆六年十二月公知福州事作太平聖惠方後序親書于碑時在府宅堂之右希彭家太平公輔坊有寶墨軒藏蔡公眞蹟　三山舊志

慶曆以前福建廂軍差在廣南諸州屯駐及軍回人數比之去時大半死損公知福州乞廂軍屯駐廣南係宣差者只于比近軍州節次那移對替年歲計之存救人命不可勝數其後本軍只差廂軍於福州屯駐合泉州邵武軍共一百五十人今罷又熙寧八年

以福建廂軍駐泊邕州一千候邕州招塡澄海土兵替換五百人令轉運就整差撥替換今後福建承例差赴廣西屯戍更不差撥 曾師建記及長編

蔡密學知福州日令諸邑道傍皆植松自大義渡夾道達于泉漳人稱頌之云夾道松夾道松問誰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萬古揺清風 三山志

嘉祐元年蔡襄知福州奏本路建劍汀卻地連兩浙江南乘舟下水至州城不過二三日東南邊海溫莆泉漳諸郡船皆可至城牆高止數尺盜賊可窺合行

修築須至科點丁夫酌約物件收拾備足一兩月間便要了當若候兵士功役空延歲月乞降指揮檢討如重惜民力亦係朝旨詔許之 三山志

慶曆六年六月福州大旱蔡公齋戒自爲文禱于善溪廟禱文讀徹大雨乃命知縣賈太冲新其廟文學范宗暉作記 三山志

蔡公守泉郡甃石爲橋橋在府城東三十八都名萬安橋亦名洛陽宋蔡若水詩云石架長橋跨海成論功直得萬安名 八閩通志

蔡君謨知開封府事日不下數千毎有日限事揀三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晁氏客語

泉州惠安縣昭惠廟在萬安橋北蔡忠惠作橋時即建是廟以奉玆橋香火或云其神乃白衣叟永春樂山絶頂即其所居今廟尚存　惠安志

蔡襄字君謨僊遊人天聖中進士治平二年知杭州累官知諫院正色讜言精于吏事下不能欺所至有聲能文章尤工于書爲當時第一官至端明殿學士卒諡忠惠　浙江通志

泉州萬安渡水濶五里上流接大溪外即海也每風潮交作數日不可渡劉鋹據嶺表留從效等據漳泉恃此以負固蔡襄守泉州因故基修石橋兩岸依山中託巨石橋岸造屋數百楹爲民居以其僦直入公帑三歲度一僧掌橋事春夏大潮水及欄際往來者不絕如行水上十八年橋乃成即多取蠣房散置石基益膠固焉元豐初王祖道知州奏立法輒取蠣房者徒二年洎宅篇　按公記皇祐五年至嘉祐四年計八年而庚寅辛未乃月建也此云十八年未攷其實

閩中橋梁甲天下蓋閩水怒而善崩故以數十重木壓之中多設神像香火甚嚴然無如泉州萬安橋蔡端明名與此橋不朽矣　閩部疏

潤州城西有嶺入江號曰北顧梁武帝升之乃曰此嶺不足顧須固守京口實乃壯觀遂改曰北固蔡君謨起樓其上因書曰北固樓　米襄陽志林

蔡襄字君謨興化僊遊人仁宗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精于吏事談笑剖決破奸發隱吏不能欺　中州志

余少聞洛陽橋以爲閩地何以是名後讀程泰之小說有曰泉州北二十里有溪溪通海每潮來人輒病涉蔡端明君謨守泉時伐石跨溪而橋知潮力豪大徒柱不能勝遂出新意累石以爲壯趾其制中濶首銳銳故不與潮鬭濶故能勝鋪架也橋成蔡公自書橋旁石曰萬安渡橋而又別爲一記以載首末今猶巋然矣然蔡公自命爲萬安而土人以及他方皆以洛陽冠名爲是橋實在閩而名以洛陽見者多不解或曰洛客有經此橋者樂其山水寬敞有似洛陽故

以名此恐不然也閩故多山然至興化以及泉南則平夷之地甚多此地雖濶不能廣于他處何以獨檀洛陽之名耶予按元和郡縣志洛陽天津橋本維舟爲梁後以洛漲壞船正觀十四年始令石工累石爲脚則是不止用獨石爲柱而累衆石以爲之趾趾濶而力厚即萬安橋之所取則也然則橋名洛陽其必以此也哉 天都載

蔡襄在昭陵朝與歐公齊名一時英宗即位韓魏公富公首薦二公同登政府先是君謨守泉南日晉江

令章拱之在任不法君謨按以贓罪坐廢終身拱之望之表氏同胞也至是旣訟寃于朝又撰造君謨乞不立厚陵爲皇子疏刋板印售于相藍中人得之遂干乙覽英宗大怒君謨幾陷不測魏公力爲營救事見司馬公齊記及歐公奏事錄甚詳君謨終不自安乞補外出官杭州已而憂去故魏公與君謨帖云尚抑柄用此當軸者之愧也親筆今藏吕子和平叔處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

杭州每年八月十八日潮生郡人聚觀善泅者泝濤

出沒謂之弄潮宋治平中郡守蔡襄作戒弄潮文杭州府志

歐陽公自右正言知制誥知諫院除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諸州水陸計度都轉運使兼西路營田都大制置屯田本路勸農使替張昷之時方歸自河東諫官蔡襄孫甫請留公不許上面諭公勿爲久居計有事第言之公曰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上曰事苟宜聞不可以中外爲辭王伯芻跋歐陽奏草

宋嘉祐二年蔡襄知福州命三縣疏通渠浦百七十

六計二萬一千九百七十四丈均用民力凡八萬九千溉田三千六百餘頃侯官河浦六十九延袤一百二十五里田主以四分佃戸以六分開淘借盤水利者亦四分助之仍令民以時修治不用命者有罰三山志

公又作山頭齋會戒曰使州體問自來風俗被喪之家言有靡用破賣產業置辦酒食齋筵名爲孝行至有亡殁之人舉家不敢哭臨先將田屋出帳典賣得人就頭商量打了定錢方敢舉殯外狥人情中抑哀

毀是不孝之人也出殯之夕鄰里識與不識盡來吊
問恣食酒肉包攜歸家至使喪家費用無極其于人
情鄰里當有贈遺以資喪家慰吊之際豈可恣食酒
肉以爲宴樂是無禮之人也山頭齋筵僧俗之中本
非知識齋食不足每人散錢二百文如有少闕便即
忿怒送葬之禮雖出于古豈有本無哀情只趂齋食
喪家竭力不給此與乞丐何異是無恥之人也若不
斷絶民間轉見不易禮義之日遠右仰喪葬之家喪
夜賓客不得置酒讌樂山頭不得廣置齋筵聚會弁

分散錢物以充齋價如有輒敢罪在家長并城外僧院不得與人辦置山頭齋及坊虞候者長常切覺察

三山舊志

公又作敎民十六事一應有無徒輩欺誑是知州親知於州縣打索關節乞取財物許人告二市買物虧減價例及不畫時還錢仰行人陳告三行人于諸官廳幹當廚庫公人及市買等處每月若有行用錢物罪在行人四巡攔告稅不得擅入人家搜檢稅物須申州取候旨揮五市行見行銅錢如有夾雜砂鑞

新錢許人告六銀行輒造吹銀出賣許人告捉七人戶居停賭錢本非科斷外必定拆屋納官八僧人不得止宿俗家婦人不得聽講及非時入僧院九諸官除依條本廳并轉轄處科決外不得擅行決罰十巡檢使臣非承使州指揮不得帶甲領兵搜圍人家檢索違禁服包若窩藏强刼并殺人賊明有踪跡許收捉十一諸縣擅行科取修造及諸色鄉人斂掠人戶錢物入已許人陳理十二在州坊虞候所由并外縣公人所受情弊放散公事不送州縣許人告十三推

司當直司并外縣公人因勘公事廣有所受許人因
事報覆十四諸坊只許管本地内爭鬬火燭姦盜賭
錢殺牛公事十五在城裏外喪葬之家喪夜不得置
酒肉宴樂以虧孝道山頭不得廣置齋筵違者罪在
家長十六士庶家不肖子弟盜賣家産并轉肩出利
買客人貨貴買賤賣如本人無錢勒牙保人賣業塡
還三山舊志

書法

蔡君謨既爲余書集古錄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爲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爲潤筆君謨大笑以爲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余以淸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無此一種物茲又可笑也歐陽公歸田錄

歐陽文忠論書云蔡君謨獨步當世此爲至言君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求其所短大字爲少疎也天資旣高又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

宜哉余評近歲書以君謨爲第一而論者或謂不然殆未易與不知者言也蘇集外紀

書法當自小楷出而世或有未能正書而以行草稱也君謨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可知其本末矣東坡評書

別本合上二條作東坡志林而末尚多一則

國初李建中號爲能書然格韻卑弱猶有唐末以來衰陋之氣其餘未見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獨蔡君謨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爲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大書又

次之分隸少劣又嘗出意作飛草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爲過 東坡評楊氏所藏蔡書

東坡跋君謨飛白曰物一理也通其意則無適而不可分科而醫醫之衰也占色而畵畵之陋也和緩之醫不別老少曹吳之畵不擇人物謂彼長於是則可也曰能是不能是則不可世之書篆不兼隸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謨眞行草隸無不如意其遺力餘意變爲飛白可愛而不可學非通其意能如是乎 坡仙集

慈雅遊北方十七年而歸退老於孤山下蓋十八年矣平生所與往還略無在者偶出蔡公書簡觀之反覆悲歎耆老彫喪舉世所惜慈雅之歎蓋有以也東坡

題君謨帖末

子瞻跋蔡君謨書海會寺記君謨寫此時年二十八其後三十二年當熙寧甲寅軾自杭來臨安借觀而君謨之歿已六年矣明師之齒七十有四耳益聰目益明寺益完壯竹林橋上暮山依然有足感歎者因師之行又念竹林橋看暮山乃人間絕勝之處自馳

想耳 坡仙集

荆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無法故僕書盡意作之似蔡君謨稍得意似楊風子更放似言法華 東坡跋王荆公書

茶錄余凡數本此本與臨眞草千文唐太宗哀冊頊屢同方乎若借觀主者出於袖中卷舒纔畢急袖之去其祕惜之如此後三十年乃爲方君所得始君之求之也不得不止及旣得之也則又大喜巾襲扃鐍若恐有負之而走者噫君可謂好之篤矣余聞異書

名蹟天所靳固人欲以區區智力擅爲巳有自昔及今未有能久者蔡邕藏論衡於帳辨才栖禊帖于梁皆爲盜去是猶曰匹夫不足于力爾虬鬚帝絶重鍾王筆蹟貯以玉匣石函入陵中後爲溫韜所發諸帖遂傳人間甘露宰相捐厚貨或官爵鉤取名書畫鑒垣納之禍作爲人剔取奩軸金玉而棄書畫于路此一主一相以天下之力而不能守而世之篤好必取者尚自以爲可傳萬世子孫而不失幾于惑矣或曰守之有道歟余曰惟得之無愧者差庶幾昭陵諸帖

皆懸金帛而得惟禊序以譎取然賜蕭翼銀瓶一金鏤瓶一碼瑙碗一並實以珠內廐馬二第一區賜辨才物三千段穀三千石固非虧價矣刼陵之厄殆不可曉王廣津以摧茶政宰輔以權力聚玩好身與家且不能庇惡能庇書畫耶君有好古博雅之名無巧偷豪奪之謗不但廣求以足所好又能積善以永其傳然則雖久而不失之矣劉后村文集

劉后村題蔡端明臨眞草千文云藝未有不習而工者右軍書禊帖至數十本智永臨千文凡八百本辨

才年八十餘日臨蘭亭數過忠惠蔡公書法爲本朝第一然二王帖眞草千文樂毅論皆有臨本而千文尤爲妙絶豈非備衆體而後能成一家歟　劉后村集

劉后村題蔡端明三司日錄云西川絹汾州石州䝉州木植延州修橋坊解州鹽荊湖茶皆入思慮微而麥麵亦爲經畫蔡公本以名節翰墨著名而勤於吏職如此蓋先朝擢材必責實用往往由翰林學士判省府然後輔政士大夫亦不肯以淸談自高如歐蔡皆臺閣名臣及主計尹京有健吏所不能及近世言

吏事者多爲名勝不與號爲名勝者例不屑細務非委事於儇佞少年則受成鴈鶩行而已使見蔡公此帖必以爲絜　劉后村集

蔡公歿將二百年宅相子孫寶其遺墨雖寸紙隻字亦補綴成帙如襲珠璧公之擇婿與婿之貽後皆不可及矣世傳第五倫撾婦翁張延賞輕子婿惜其未見此帙也　劉后村集

右蔡公書唐人四絶句劉禹錫一李白二杜牧一後題慶曆五年季冬廿有九日甘棠院飲散偶作新字

是歲公年三十五以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初疑甘棠院在何處而歲除前一日觴客結字其間後訪知院在郡圃會稽亭之後公集中別有飲甘棠院三詩則在郡圃無疑矣此一軸大字極端勁秀麗不減洛橋記冲虛觀詩在普照會飲帖之上劉詩二十八字濃墨淋漓固作大字常法及李詩則筆漸瘦墨漸淡至牧詩愈瘦愈淡然間架位置端勁秀麗與濃墨淋漓者不少異在書家惟公能之故公自云蓋前人未有又云珍哉此字墨林君藏蔡字多矣小楷以茶錄

爲冠眞草以千文爲冠大字以此帖爲冠內淮水東邊舊時月今作惟有淮東舊時月雲想衣裳花想容今雲作葉解釋東風無限恨脫恨字往往飲後口熟手誤爾 劉后村集

韻語陽秋云本朝書米元章蔡君謨爲冠餘子莫及君謨始學周越書其變體出于顏平原元章始學羅讓書其變體出于王子敬君謨泉州橋柱題記絕逼平原元章鎭江焦山方丈六板壁所書與子敬行筆絕相類藝至于此亦難矣 東坡志林

近歲蘇黃米芾書盛行前輩如李西臺宋宣獻蔡君謨蘇才翁兄弟書皆廢此兩軸君謨眞行草隸皆備石在仙井可寶也淳熙元年九月八日蜀州手裝

陸放翁集

萬安天下第一橋君謨此書雄偉遒麗當與橋爭勝結法全自顏平原來唯策法用虞永興耳弇州山人稿

余得蔡忠惠安樂扶護二帖蘇文忠久上人一帖黃文節省州畢大事二帖於柘湖何良俊氏又得米海岳古詩於長洲張鳳翼氏提舉帖于華亭張某氏最

後得文忠送梅花帖趙文敏騎從帖於嘉禾盛氏弭節帖於吾州周應元氏後先以善價購之不敢作米顛據舷狡獪也千狐粹腋知爲裘者苦心子孫其善藏之勿落俗眼 弇州山人稿

記與君謨論書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韻於靜中自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於其所樂常不足耶自蘇子美死遂覺筆法中絶近年蔡君謨獨步當世往往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言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舊處君謨頗諾以爲能取

譬今思此語已四十餘年竟如何哉 坡仙集

本朝書法蔡襄如少年女子訪雲尋雨體態嬌嬈行步緩慢多飾鉛華 海嶽名言

福州大都督府門慶曆中蔡公方欲新之俄詔爲本路轉運使以是年六月始事九月告成額扁公手書也 三山志

僞閩時明威殿舊基國初攺爲設廳至是頹敝蔡公重剏今梁間有公自書慶曆六年歲次丙戌春正月壬午朔二十有七日戊申新作使廳二十五字後太

守許公懋臨摹公書爲鋟碑板立新堂右 三山志

福州雙松亭在花園秀野亭之東北蔡公隸書額後太守重公書法刻石日新堂右蓋亭公所刱也 三山志

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態度 黄山谷集

張敬夫云蔡端明書如禮法之士盛服齋居不敢少有野肆之意見者自是起敬 事文類聚

歐陽永叔牡丹記跋尾云右蔡君謨之書八分散隸正楷行押大小草衆體皆精其平生手書小簡殘編

斷稿時人得者甚多惟不肯與人書石而獨喜書余文也若陳文惠公神道碑銘薛將軍碣眞州東園記杭州有美堂記相州晝錦堂記余家集古錄目序皆公之所書最後又書此記刻而自藏于其家方走人于亳以模本遺余使者未至于閤而凶訃已至于亳矣蓋其絶筆于斯文也於戲君謨之筆旣不可復得而予亦老病不能文者久矣於是可不惜哉故書以傳兩家子孫　歐陽文忠集

韓魏公以上相作晝錦堂于相州時歐陽文忠以叅

政爲之記而蔡忠惠以三司使書之時稱三絕又謂忠惠每一字必寫數十赫蹏媄合作而後用之以故書成特精絕世所謂百衲碑者是也今觀其用筆特遒勁偉麗出入淸臣誠懸間而不無叚師琵琶之誚然自宋書家當以襄爲首云弇州山人稿

宋元墨蹟一卷其後乃元人跋虎兒書耳中間虎兒差有家風致能亦自遒爽惟蔡忠惠弈弈神令得晉人筆名所以冠四家不虛也弇州山人稿

歐陽永叔求蔡君謨書集古錄序與書云修啓鼎在

河朔不能自閒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敘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自視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絕于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

恐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書之法雖爲學者之餘事亦有助于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托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托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爲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其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歐陽文忠集

歐陽文忠公於世俗所嗜一無留意獨好古石刻自

岐陽石鼓岱山鄒嶧之篆下及漢魏以來碑刻山崖川谷荒林破冢莫不采取以爲集古錄可以正史學之闕謬昭傳後世跋尾多公自題復請蔡君謨書序眞一代之絕筆也　浪齋便錄

劉后村觀蔡忠惠家墨蹟詩云維蔡郡之望過者必式閭巖巖端明廳遺像猶肅如頫聞手澤富倘許窺珍儲主人命發笥棐几同卷舒比顏倍秀麗眎栁加敷腴毫楮兩訖在妙與蠟本殊洛橋字尤佳其大徑尺餘斑斑名臣帖煌煌昭陵書坐令承學士若覿慶

厝初向來故家物聚散何忽諸祭器抱他適玉軸棄路隅端明夢奠時應門惟一孤厥裔日以蕃廟院蜂房居寸紙惜如命不博明月珠乃知儒澤遠浮柴無根株勗哉守硯者巾襲防蠹魚　劉后村集

東坡云遇天色明暖筆硯和暢便宜作草書數紙非獨以適吾意亦使百年之後與我同病者有發之也張長史懷素得草書三昧聖宋文物之盛未有嗣之惟君謨頗有法度然而未放心與東坡相上下耳　曲洧舊聞

元章以書學博士名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數人元章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曰卿書何如曰臣書刷字　趙子固評

沈丈啓南藏蘇滄浪蔡端明蘇文忠文定山谷海岳諸賢遺墨共一冊蔡端明自書絕句詩又蔡蘇黃米眞蹟一卷　都玄敬寓意錄

吳江史明古藏蔡端明八帖洪興祖范大年跋胡珵等題名　寓意錄

松江曹涇楊氏藏蔡蘇黃米眞蹟一卷 寓意錄

君謨渴墨帖髣髴似晉宋間人書乃因倉卒忘其善書名天下故能工耳 黃山谷集

頃年觀廟堂碑摹本竊怪虞永興名浮于實及見舊刻乃知永興得智永筆法爲多又知蔡君謨眞行簡札能入永興之室也 黃山谷集

黃魯直云李西臺出羣拔萃肥而不剩肉如世間美女豐肌而神氣淸秀者也但摹本或失其筆意可恨耳宋宣獻富有古人法度淸瘦而不弱此亦古人所

難蘇子美蔡君謨皆翰墨之豪傑也歐陽文忠公頗于筆中用力乃是古人法但未雍容耳徐鼎臣筆實而字畫勁亦似其文章至於篆則氣質高古與陽冰並驅爭先也 山谷集

蔡君謨行書簡札甚秀麗可愛至于作草自云得蘇才翁屋漏法令人不解近見陳懶散草書數紙乃眞得才翁筆意寒溪寢堂待飯不至饑時書板殊無筆力 山谷集

蘇子美似古人筆勁蔡君謨似古人筆圓雖得一體

皆自到也　山谷集

蔡君謨行書世多毀之者子瞻嘗推宗之此亦不傳之妙也　山谷集

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太宗皇帝始搜羅法書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時譽猶恨絕無秀異至豐熙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欲度驊騮終以駸駸不爲絕賞繼蘇黃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趣向然家鷄野鵠識者自有優劣猶勝泯然與草木俱腐者　宋高宗翰墨志

晁氏曰皇朝蔡襄記建安荔枝味之品第凡三十餘種古今故事一卷陳振孫曰君謨爲此書且書而刻之與牡丹記並行閩無佳石以板刋歲久地又濕皆蠹朽至今猶藏其家而字多不完可惜也文獻通考

歐陽文忠公撰蔡君謨墓誌稱其工于書畫頗自惜不妄爲人作故殘章斷稿人皆珍藏其名重于當時如此後世咸不稱其善書畫豈爲書名所掩耶閩書記

宋宣獻公綬作參政傾朝學之號曰朝體韓忠獻公琦好顏書士俗皆學顏書及蔡襄貴士庶又皆學之

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皆學其體自此古法不講
海嶽名言
南宮眥山豫章莆陽擅聲宋室近時學者寡師王氏
宗祖必先事四家　祝枝山集
本朝字書惟東坡魯直元章然東坡多臥筆魯直多
縱筆米老多曳筆若行草尚可使作小楷如黃庭樂
毅洛神則不能矣其他如蘇子美周越近世如吳說
輩皆不免于俗獨蔡君謨行書既好小楷如茶譜集
古錄序頗有二王楷法若大小楷法則亦不免俗而

氣骨不瀟散有美堂記晝錦堂記及荔枝譜諺所謂厚皮饅頭是也大抵楷法貴於端重又要飄逸難于兩全不可以躪入故善書尤以爲難也　倪正父評書

蔡君謨書法絕倫衆體皆備極爲坡公所推重平生不與人書石惟歐公文則樂書之若陳文惠神道碑薛將軍碣東園記牡丹記有美堂記晝錦堂記集古錄皆君謨所書近見晝錦堂記墨本方整古雅眞奇筆也劉克莊所謂比顏倍秀麗貶柳更敷腴非虛語矣宋初善書者四家曰蘇黃米蔡愚竊以爲蔡當居

三公之上　龍江夢餘錄

運筆柔則無芒角執手寬則多緩弱點掣短則法臃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摸畫疎則形慢拘則乏勢放或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畢衮切苯尊草叢生也鈍書病如此其衆惟積學漸成者當求擺脫入究竟三昧此宜有墨池筆塚終身于是然

書法須得天然至功力亦不可棄王僧虔曰宋文自謂不減王子敬時議天然勝羊欣功夫不及便知力學所至不可廢也蔡君謨妙得古人書法其書畫錦

堂毎字作一紙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連成碑形當時謂百衲本故宜勝人也　廣川書跋

朱晦翁跋蔡端明寫老杜前出塞詩云蔡公大字蓋多見之其行筆結體往往不同意以年歲有早晚功力有淺深故耶岩壑老人多見法書筆法高妙獨稱此爲勁健奇作當非虛語慶元三年十月戊寅朱熹

朱子大全

蔡公書備衆體此卷評書一紙獨有歐虞筆意甚可愛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雲谷老人觀縣大夫張侯

所藏爲識其後 朱子大全

歐陽文忠公與蔡忠惠公手帖前輩交情篤厚語意眞實于此可見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書 朱子大全

蔡公節槩議論政事文章皆有以過人者不獨其書之可傳也南來多見眞蹟每深敬歎朱熹題 朱子大全

跋永城縣學記云嚮時蘇子美兄弟以行草稱自二子亡而君謨書特出於世君謨筆有師法眞草惟意所爲動造精絶世人多藏以爲寶而予得之尤多若

荔枝譜永城縣學記筆墨尤精而有法故聊誌之俾世藏之知予所好而吾家之有此物也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中元日　歐陽文忠集

畫舫齋記末云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于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歐陽文忠集

宋渤云前輩文章字畫無不楷謹精密者正若生平大節余嘗見昌黎韓公福先寺下題名歐陽文忠公

集古跋尾司馬文正公日曆東坡論語解易說皆起草時冊子雖旁註細書一一端正可讀至圖改行間悉可見其先後用意處今觀梅屯田公自書詩兩章較其同時諸人若一軌轍又用筆作方潤法李西臺蔡端明然 宛陵集附錄

蔡君謨所摹右軍諸帖形模骨肉纖悉具備莫敢踰軼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超越規矩雖有生氣而筆法悉絶矣玉峰陸友題 研北雜志

鎮江府望海樓額蔡襄所題後改為連滄觀 米襄陽志林一

見府志

德壽堂在高郵州治宋政和間郡守毛澤民建以蔡襄所書四榜十二字刻之石以置堂上　一統志

東園在儀眞縣東宋皇祐間施昌言許元爲發運使作此園歐陽修爲記蔡君謨書嘗謂人曰吾用顏筆作褚體故其字遒媚異常後人因名園記爲三絕園有澄虛閣淸宴堂共樂堂拂雲臺　一統志

楊用修云解大紳學士春雨齋續書評鍾繇而下凡二十八人評皆當惟評蔡端明爲土偶蒙金殊失之

蔡之字有晉韻在蘇黃米之上也　墨池瑣錄

烏糸闌者蔡襄所傳鋒正則兩旁如界也　字體指南

宋之名家君謨爲首齊範唐賢天水之朝書流砥柱李蘇黃米邪正相半總而言之傍流品也後之書法子昂正源鄧俞伯機亦可接武姸媚多優骨氣皆劣君謨學六而資七子昂學八而資四休哉蔡趙兩朝之脫穎也元章之資不減褚李學力未到任用天資觀其纖濃詭厲之態猶夫排沙見金耳子昂之學上擬陸顏骨氣乃弱酷似其人大抵宋賢資勝乎學元

手學優乎資使秉元章之睿質勵子昂之精專宗君謨之遒勁師魯直之懸腕不惟越軌三唐超宗宋元端居乎逸少之下子敬之上矣 書法雅言

逸少一出會通古今書法集成模楷自是而下優劣互差試舉顯名今世遺蹟僅存者拔其美善指其瑕疵庶取舍旣明則趨向可定矣智永世南得其寬和之量而少俊邁之奇歐陽詢得其秀勁之骨而乏溫潤之容褚遂良得其鬱壯之筋而鮮安閒之度李邕得其豪挺之氣而失之竦窘顏柳得其莊毅之操而

失之魯獷旭素得其超逸之興而失之驚怪陸徐得其恭儉之體而失之頹拘過庭得其遒逸之趣而失之儉散蔡襄得其密厚之貌庭堅得其提衂之法孟頫得其溫雅之態然蔡過乎嫵重趙專乎妍媚魯直雖知執筆而伸脚懸手體格掃地矣 書法雅言

陸友仁研北雜志云蔡君謨摹放右軍諸帖形模骨肉纖悉具備莫敢踰軼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超規越矩雖有生氣而筆法悉絕矣予謂君謨之書宋代巨擘蘇黃與米資近大家學入旁流非君謨可同語也

朱晦翁亦謂字被蘇黃寫壞併筆法悉絕之言兩語皆刻矣數公亦有筆法不盡寫壞體格多有踰越蓋其學力未能入室之故也 書法雅言

晝錦堂記歐陽文忠爲丞相韓魏公琦作蔡襄眞書在彰德府 格古論

浩生晚不及識蔡公公之宰木既巳合抱方於錢濟明家見遺墨四軸浩雖不能書然當世士大夫能書者咸先之固知其筆妙與人稱也 鄒道鄉集

本朝書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

直諸人出來便不肯傒地要之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 陳景元評書

慶厯丙戌孟秋八日蔡君謨同郤去華蘇才翁郭世濟同遊靈源洞題名洞石楷書徑二尺筆畫端重效魯公體大勝洛陽橋記鼓山題刻宋代爲盛而書法古雅絶倫以君謨爲第一又書忘歸石三字國師岩三字于靈源洞左徑三尺許皆奇品也 榕陰新檢

蔡端明帖藏餘干舒氏後有趙忠定公題字讀之如見兩賢面目眞可寳哉 眞西山集

歐陽公作蔡君謨墓志云公工書畫頗自惜不妄與人書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曰此待詔職也國史傳所載蓋用其語比見蔡與歐陽一帖云曏者得侍陛下清光時有天旨令寫御撰碑文宮寺題牓至有勳德之家干請朝廷出勅令書襃謂近世書寫碑志則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其可乎力辭乃已蓋辭其可辭其不可辭者不辭也然後知蔡公之

意旨如此雖勳德之家請於朝出勑令書者亦辭之不止一溫成碑而已其清介有守後世或未之知故載于此 容齋三筆

朱子嘗曰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僅僅有法度如端人正士 朱子大全

歐陽永叔學書詩云蘇子歸黃泉筆法遂中絶賴有蔡君謨名聲馳晚節醉翁不量力每欲追其轍人生浪自苦以取兒女悅豈止學書然自悔從今訣 歐陽文集

歐陽公花譜蔡君謨所書至今流傳熙寧元年公跋

云君謨絶筆於斯文也　歐陽文集攷證

前日辱訪別但多愧荷以昭陵虞主未還在禮不當飲酒無由會話少時益以爲恨承已登舟節氣遂爾寒凝惟希加愛爲禱集古錄序鄙文無足采第君謨筆法精妙近時石刻罕有也薄酒四品聊助待賓不罪輕浼皇恐皇恐　歐陽公與王勝之書

梅聖俞以鼠鬚鼠尾筆遺君謨後石昌言學士來求以松管代之仍贈詩云江南飛鼠拔長尾勁健頗勝中山毫其間又有蒼鼠鬚入用不數南鷄毛二物緩

急豈常獲捕刺徒爾操鸞刀舊藏已贈蔡夫子報君
松管可蕭騷宛陵集
歐陽永叔與馬著作啓云牡丹記荔枝譜久欲附呈
以候刻跋尾數十字以是稽遲不怪不怪病目故不
能書然君不肯爲他人書而獨爲修書此朋友間自
是一事不可不記故勉自書取笑取笑歐陽文忠集及尺牘
乙未七月十二日見蘇東坡禱雨帖阿育王宸奎閣
碑文蔡端明郎中帖東坡潤筆帖黃山谷維清道人
帖米南宮賓先生帖又米南宮臨蘭亭皆真蹟項玄

庋所藏 妮古錄

余於項氏見蔡君謨手蹟其前後二東即停雲館刻宋澄心堂紙帖也 妮古錄

王介石虎臣所藏東坡書蔡君謨一小詩 雲烟過眼錄

福州鼓山靈源洞蔡君謨刻字趙子直刻詩于石淳祐戊申新安鄭江詩云石揭君謨椽筆健詩留子直翠珉斑 鼓山志

宋人皆稱蔡忠惠書爲本朝第一頗自珍惜不妄與人流傳五百餘年得公真蹟者不數家王弇州最號

博收僅得安樂扶護二帖秀水項氏亦廣蓄前代法書亦只二帖文太史臨刻停雲館則公之真蹟不啻龜鬚兎角矣公吾閩人閩人得公書尤少此帖草書二詩神采筆鋒一見奪魄宋紙御印觸手如新即停雲所摹遠不及也歐蘇二公意不可一世而獨推轂君謨善書載觀此帖名下無虛信哉謝在杭多藏墨妙此又爲謝家第一寶 紅雨樓集

嘉祐二年龍圖學士梅摯出守杭州仁宗御賜詩云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取有美二字名其堂歐陽

永叔爲記蔡君謨楷書于石今堂廢碑亦不存而搨本故家猶有藏者 青箱集

王順伯藏昔賢墨帖至多蔡忠惠公帖亦有其二一曰襄奉候子石兄起居朔日講謁一曰襄別洪州少卿學士蓋又在前帖三十年之先也 容齋三筆

韓魏公云先君寫眞得歐陽永叔爲之贊而蔡君謨書其側崔公孺國博以詩稱美次韻答之遷筆褒揚逸少書孤風拂拂起襟裾孝心如覿英靈在世系元承福慶餘永向淨居同相好 眞置墳寺 任從深谷改邱墟

君詩意主稱人善義節軒然到古初〔安陽集〕

韓魏公覲君謨書孝親崇福院牌詩云欲護親塋薦福殊膺藍營葺幾年餘名因先帝鴻恩錫碑得君謨大字書佛宇增輝艮自爾鄉廬傳美孰加余須知體法多奇處深造鍾王奧妙墟 安陽集

蔡忠惠題沙隨程氏歙硯曰玉質純蒼理緻精鋒鋩都盡墨無聲此正謂石理堅潤鋒鋩盡而墨無聲矣安能損筆而坡仙乃謂硯發墨者必損筆此不知何謂 淸暑筆談

王敬美云靈源洞左右皆勒遊人名字多篆隸古雅可愛最前者宋嘉祐間知福州燕度偕其僚佐來遊字作蔡端明體王奉常集

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又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于飛白亦自成一家夢溪筆談

集錄金石於古初無蓋自歐陽文忠公始今順伯嗜古無厭又有甚于公之所爲而復得此序眞蹟藏之其不偶然矣淳熙壬寅禊飲會稽西園暮歸書此朱

熹仲晦父　朱子大全

蔡君謨茶錄石刻小楷爲平生得意書劉后村去君謨未遠家有數本而其一爲方氏得之不啻重寶當時珍貴如此況五百載之後乎斯刻自君謨時置之建州治爲土掩瘞不知年歲近重修府藏掘地得之守識其古物洗刷仍置庫舍後附刻茶詩六首字稍大于茶錄亦稍缺蝕嘅聞其石在公署無從印搨萬曆丁酉屠田叔爲閩轉運副使乃托田叔移書建州守索之才得此本守去今復棄置無有貴重之者惜

哉巳亥春日三山徐㶿興公跋 紅雨樓集

歐陽文忠作晝錦堂記蔡君謨書君謨書甚重于當時刻石四方多矣今余家獨有此碑得之錢習禮檢討云 楊東里文集

烏石山蔡端明題幽幽境三字于石嘉靖辛酉秋建州楊應詔遊記云落落埋沒荒榛中蹤欲探之而無所攷今歷五十餘載愈不可問矣 竹窓雜錄

杭州府治舊在鳳凰山之右至和元年郡守孫沔重建蔡端明襄撰記并書刻石于門之右今石刻在和

寧門內　咸淳臨安志

聖俞詩屢見許甚渴見何必自寫小兒輩可錄其亦厭書字因思學書各有分限殆天之稟賦有人力不可彊者往年學弓箭銳意三四年不成遂止後又見君謨言學書最樂又銳意爲之寫來寫去却轉不如舊日似逆風行船著盡氣力秖在舊處不能少進力竭心勸遂已身老矣安能自苦如此耶乃知古人好筆蹟真可貴重也　歐陽文忠集

今日得蔡大書言久病近方就安人生聚散憂患百

端相見何時況開年決求南去遂益爲胡越也惟以時自重臨紙區區 歐陽公與王仲儀

傅興化送蔡端明集報以溫公文因求端明帖云迂叟遺文整頓初寄君聊當報瓊琚南鄰尚有無厭意更覓皇朝第一書東坡謂君謨書爲本朝第一也 王十朋梅溪集

杭州清暑堂治平三年郡守蔡襄建自爲記及書今重建于恕堂後 臨安志

解大紳題蔡君謨眞蹟汴水東流宋社移二絕句及

諸公題跋向在鹿城張氏楊修齡侍御購求之不得張氏後遭燒掠書畫盡散此卷不知所在矣浪樓襍記

鄧肅跋蔡君謨書云觀蔡襄之書如讀歐陽修之文端嚴而不刻溫厚而不犯太平之氣鬱然見于毫楷間當時朝廷之盛蓋可想而知也自崇寧以來以文章字畫為天下主盟者棱之仁廟之時賢否如何人才盛衰信乎其可卜治亂也事至今日但可慟哭耳建炎三年己酉栟櫚集

本朝評書以君謨為第一信嘉祐之間可以魁也蘇

黃繼出文妙天下而書又能張其軍於君謨若無甚愧者然君謨如杜甫詩無一字無來處縱橫上下皆藏古意學之力也蘇黃資質過人筆力天出其太白詩乎深得其旨趣者自當見其優劣矣 栟櫚集

杜祁公與人書曰衍老來多病不能書故信筆亂寫耳而君謨過以草聖推許使人懷愧無已近見梅庄新詩益奇歎服何窮 涙樓襍記

正獻公嘗和孫秘丞詩曰老來楷法不如初試向閒齋習草書落筆何曾見飛動雕章早已過吹噓公楷

法端勁暮年始學草書而歐蔡蘇黃諸公皆盛許之豈非大本先立則縱橫造次無往不合耶寶慶元年冬十月魏了翁題 浪樓襍記

米元章與人書曰吾友何爾易草體想便到古人也蓋其體已近古但少爲蔡君謨脚手爾餘無可道也比稍用意若得大年千文必能頓長愛其有偏側之勢出二王外也 浪樓襍記

嘐城曹吉甫家藏蔡公離都帖雲間俞彦直有稼邨詩帖吾邑方伯文有河豚帖皆用松竹厚牋書墨色

黑如漆隱起紙上即殘缺處亦有古香可覩離都帖
更完好也吳江周敏仲博物善收藏云有蔡公眞草
千文在其家紙墨完好屢約余過觀且許摹入蔡帖
中大是快事　浪樓襍記

文徵明龍茶錄考云蔡端明書評者謂其行草第一
然宣和書譜載御府所藏獨有正書三種豈不足于
行草耶歐公云前人于小楷難工故傳于世者少而
難得君謨小字新而傳者三謂集古錄及龍茶錄也
端明亦云古之善書必先楷法漸至行草襄近年粗

知其意而力已不及觀此則其行草雖工而小楷尤爲難得當時御府所收僅有三種而茶錄在焉蓋此書尤當時所貴嘗刻石傳世數百年來石本已不易得況眞蹟乎侍御王君敬止不知何緣得此間以示余蓋希代之珍也按公以慶曆四年爲福建轉運進小龍茶時年三十有四後三年爲皇祐三年入修起居注選進此錄後知福州失去存稿懷安令樊紀購得刊行當是至和二年再知福州時至治平元年始定正重書相距皇祐又十餘年公年五十有三晦菴

評蔡書歲有早暮力有深淺公書至是蓋無遺法矣

元人盧貴純跋云余按歐公云集古錄序橫溢飄發而茶錄勁實端嚴結體雖殊各臻其妙則此書必嘗入其品題矣即後題治平甲辰即元年重書之歲也

又按劉后村云茶錄凡見數本則當時所書宜不止此二帖南渡後嘗爲蔡修齋所藏修齋永嘉人名範字遵甫幼學尚書之子仕終吏部侍郎嘗官閩中與端明家通譜因得此帖不知即御府藏本或后村所見諸本今不可考矣元人題語二十餘皆記修齋之

孫宗支授受收藏之故而不及書之本末余因疏其大略於右其詳則俟博雅君子　莆田集

余始得蔡君謨字二紙恨不見所跋唐搨賜蘭亭本可稽始末越數年僚友石德與見之愕然曰吾家有此二本而無蔡跋乃取遺余拆而復會其有數耶紹興辛亥余守會稽刻之郡齋重陽前二日括蒼王信　蘭亭考

近得唐搨賜侍臣蘭亭本卷尾三印有蔡君謨跋刊之郡齋甫畢而游君少逵持所藏定武本來余見而

喜既不去手因并書之王信 蘭亭考

龍圖馬公遵字仲塗吾郡之樂平人至和間爲諫官御史言時政多聽用國史有傳今其家藏蔡忠惠帖用金花箋十六幅每幅四字玩其波畫令人起敬眞奇物也世南嘗屢得觀之云梅三馬五蔡大皇祐壬辰中春寒食前一日會飲于普照院仲塗和墨聖俞捘紙君謨揮翰過南都試呈杜公歐陽九評之當處在何等馬五諾我精婢潤筆皆是奇事凡六十四字今前一紙四字不存南軒先生嘗跋云蔡端明此書

大得顏平原浯溪磨崖刻筆意世人但知其端嚴有法度而不察其操縱運用妙處何異趙括讀兵書乎前輩評端明正書爲本朝第一蓋不誣也（宋張世南游宦紀聞）

方時舉觀蔡忠惠墨蹟詩云宋朝書法誰第一端明蔡公妙無敵百年遺蹟落人間片紙猶爲人愛惜公書方整入法俱荔譜茶錄絕代無當時石刻今已少況復筆蹟眞璠璵此書飄逸尤絕品風度不殊僧智永粉箋剝落神氣全夜夜虹光穿藻井蔡公乃是莆名臣慶曆四諫才無倫堂堂事業在青史詞翰聊以

娛心神公今九原不可作三復遺篇淚交落荒祠華表倚空山月明定有歸來鶴 莆陽文獻及方氏譜

泉州九日山有墨妙堂自晉以來士夫避世氛多遊息賦咏于此至唐益盛筆墨與茲山並傳今訪求無幾也獨歐陽詹書屋在焉蔡君謨之刻巍然並存君謨人物風流不居王顏下其行書亦今日第一此所以獨傳 陳知柔墨妙堂記

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晉魏之法盡矣 道園學古錄

林希逸跋蔡端明遺建康杜君懿行草四帖云蔡忠惠正字爲本朝第一行草俱妙然得者絶少此卷尤當寶之 鬳齋續稿

李彌遜書蔡端明帖後云李陽氷云逸少十五年攻永字訣其後書入神品本朝以書名家得八法之妙者前輩獨推蔡是帖眞可貴也 竹溪集

李彌遜跋蔡君謨白蓮帖後云書家論永字法遲澀峻疾要使筆鋒行字畫中如人骨骼既立雖豐瘠不同各自成體近時臨書方盡力點畫間圓鋭斜直惟

恐失之奚暇議筆行何如耶持此爲驗眞僞不足辨矣蔡君謨公白蓮四帖久歸李正臣家後人得贋本珍重印可更相傳玩至今不悟如貧家子見他寶器不知其所可寶也是非之能亂人乃爾嗟夫　竹溪集

公爲三司使本朝極盛時也公因陜西亢旱奏各路蠲貸三復蔡公遺墨而有感焉別帖宋書十二行記啖趙陸三家春秋解卷帙類例惜其缺亡而欲求善本以袪惑公方貴盛而究心麟史過于專門世言公對客不談政事而談文章者淺淺乎知公矣　后村集

虎邱千人石上爲可中亭卽生公講堂宋蔡君謨篆四字于石 田子秋集

劉克莊題蔡公書朝賢送行詩序此帖與余所藏三略字體無毫髮異三略乃寶元己卯筆也時年二十八序乃慶曆壬午筆也時年三十一字雖精麗未免矜持視晚守錢唐書淸暑堂記時信有老少之異然欲學公楷法必自三略自此序始余謂古之善書者由楷以入行草非由行草而入楷也羲獻虞褚皆然本朝惟蔡公備此能事米無楷字蓋行草易而楷難

故藏帖之家有贗米無贗蔡敬則十襲此序客來求觀立數丈外示之可也 后村集

劉克莊再跋朝賢送行序云一太常博士出倅而朝賢餞以詩者八十三篇師回之賢可知也按師回名鑄亦莆人序書字而不書名曰陳某而已陳以天聖五年公以天聖八年繼擢甲科與陳輩行耳而卑下之如此可爲後生法 后村集

孝嚴殿記凡一百六十有一字在公衆書中筆畫差瘦蓋公暮年得意書與清暑堂皆從心不踰矩之筆

也　后村集

蔡公尤自珍其所作散隸此數紙二斷裂文義不全二翻覆書背書之譬如珪璋雖復殘缺尤可寶也

后村集

余所見茶錄凡數本暮年乃見絹本豈非自喜此作亦如右軍之于禊帖屢書不一書乎公吏事尤高發奸擿伏如神而掌書吏輒竊公藏稿不加罪亦不窮治意此吏有蕭翼之癖與其他作奸犯科者不同耶可發千古一笑淳祐壬子十月望日克莊書時年六

十六　后村集

蔡帖惟觀書記眞行草諸體皆備當爲公遺墨之冠此軸若使靈寶見之必穴廚後竊去使東學究見之必設計豪奪使米顛見之必作贋本脫換敬則其善藏之無落諸人奸便　后村集

世人臨書全如崔琰假作魏武元溫貌類劉司空亦可遮瞞俗眼第恐爲甸奴使及劉家舊婢勘破耳蔡公臨轉授訣九分逼眞使幸更見之不能辨也嗚呼可謂藝之至者矣　后村集

右蔡公十帖雖或止半幅或止數行皆有義味可研
尋如云至杭未嘗遊覽足以見其勤于政也云忝知
制誥家世孤貧母氏思歸足以見其難于進也云造
宅已畢田未有涯又足以見其貴而貧也至于論瘞
鶴銘諸葛漸筆唐供奉墨問歙郡墨工姓字皆翰墨
家所願見也于時杜丞相唐彥猷與公皆以書名世
杜餉公鼠鬚筆公歎其精妙故相以十筆遺從官私
覿之禮止此今人寄毛錐子少亦百枝安得有佳筆
哉墨似廷珪法者竟不知其爲何人十帖中或有可

疑者然眞蹟要非贋筆所能亂又先賢言語自有一種意度後人彊學之不近也内卜葬帖云地理家說無了期但無風水免鄉人言可矣迺人之論也近世尤尊用葬書魏元履葬于平坡穴地三丈六尺梯而下棺蔡季通所卜也旣而元履之後遂絕古人所以行營高燥者高則遠水燥則避風魏公之窆無乃太卑濕乎莆人重黃涅槃厲伯韶兩墓師如神其所點穴或在高峯或在廣野有鳳凰展翅玉帶出匣之說爲其學者無二師眼力塊守死法高則入雲下則及

泉惜無以公之說藥之論樂帖云欲古樂必由胡部乃能通世儒謂刪後無詩之于樂雖胡部亦不廢皆學者所當知也此帖隸法尤妙 后村集

此十帖雖一時試筆游戲然備眞行草隸之體內一帖云顧少連以笏擊奸臣裴延齡段秀實以笏擊朱泚蓋公正大至剛之氣發于翰墨者如此此段太尉名上一字與公父名同偏傍故不書公于書法無所不學如鍾紹京歸登輩皆常習玩所以書爲本朝第一昔桓溫見簡文謚議曰此安石碎金也余于此十帖

亦曰此蔡公碎金也　后村集

此十二條以公奏議攷之諸疏皆不著年月但去冗篇稱仁宗廟號則知其在治平間爲三司使時所上也公在諫省方三十餘立節高而持論峻及此則年事高世故練其所條畫字字忠實以養兵百二十萬爲自古所未有以磨勘法行能否無辨爲大弊以阿附爲邪佞又以邀虛名賣直譽爲巧詐蓋此十二條非獨先朝與今日之通患實千萬世國家之藥石人主之龜鑑也夫子之履魏公之笏後代寶之况公諫

草乎况其行草妙絶不減羲獻乎余借觀累年以嘗

墨林 后村集

鷹嘗讀端明集所載謝賜御書詩一首并答詔詔當在其家類集者故并得之今此詩真蹟當在宋秘府不知何時復流落人間考其歲實仁宗皇祐四年壬辰距今永樂四年丙戌春秋三百五十有五年矣中間宋元叔季四方之亂極矣鼎遷社屋海潰山移而一紙之書世傳寶之翰墨騰騫光輝如昨夫豈獨以其書之善也哉侍郎黃公請予題識爲作詩二首詩見

前集　盧陵解縉紳書　浪齋便錄

芾於舊翰林院會觀謝賜御書刻石今四十年於大丞相天水公府始覩真蹟書學博士米芾　跋賜字帖

忠惠博古尚氣節工字學大字鉅數尺小字如豪髮筆力位置大者不失結密小者不失寬綽至於科斗篆籀正隸飛白行草章草顛草靡不臻妙而尤長於行在前輩中自有一種風氣筆甚勁而姿媚有餘

書史會要

或問懷素草書鄰於長史君謨有奴僕之譏過乎曰

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豪傑復起相知於異世之下齺初畱反然若合符節蔡君謨曰長史筆勢其妙入神豈俗物可近哉隸懷處其側直有奴僕之態況他人所可擬哉 衍極古學篇

此卷應以蔡密學爲最而小米次之范石湖金橘帖亦蒼勁可喜然同觀容有進米于蔡者謂予徇情桑梓予不敢也予蓋從蘇長公語 浪士書評

蘇黃米蔡爲宋四大家而蔡書世不多有此卷風骨秀逸天眞爛熳尤爲佳絶雖弈弈饒姿韻而結法出

二王殆無一筆失度余以爲欲入山陰壺奥不涉此途終是門外人耳　焦弱侯評蔡帖

蔡端明帖妍媚遒僊之致溢出楮墨中所謂字裏金生行間玉潤者殆此類也觀其結行取態似以柔翰而發之勁腕故姿顔綽約而鉤勒婉健有駿馬轉韁之勢米元章評公書謂如懷春女子體態妖嬈訪雲尋雨豈自負刷書作此謔語耶余謂宋人書得晉唐法者惟公爲然雙井猶堪中郎之虎賁至眉山天中外史雖規倣前人不免別開世界矣　顧鄰初評蔡帖

蔡忠惠書爲趙宋法書第一此玉局老語也今觀此帖藹然忠敬之意見於聲畫又不可與茶錄牡丹譜同日言也鮮于樞獲觀謹題（溓齋便錄）

余嘗在秘府讀君謨文集閱其所上謝賜御書詩深歎其君臣相遇之盛也及觀所書荔枝譜字畫臻妙每與同列歎其博物之精而又惜其與武苐粟粒同一用心之勤耳雖然君謨嘗自珍愛其書謂有翔龍舞鳳之勢觀此書其言當不虛也識者解之豫章胡儼題（溓齋便錄）

宋世書家曰蘇黃米蔡就中蔡君謨之書蘇子瞻推爲第一其次則蘇子瞻又次則米元章又次則黃魯直子瞻時有利鈍宜不能勝米然沉着而拙勁故是逸筆猶存古意米奇健而佻達莊不足也黃偏側而媚秀古不足也今之書家擘書多學黃行書多學米學蘇而蔡君謨則鮮有學者何也豈偏至者易摹而純整者難工耶　清白堂筆記

晉江黃國儀懷一
　　徐居敬簡之　校字

宋蔡忠惠公別紀補遺卷之上畢